

第五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

## 家 书

胡 洋

(社外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2 级)

这世上还真有些事儿叫你琢磨不透。比如瞻榆这块小地方咋就那么热闹？热闹得让人觉得眼红，要说也没啥特别的啊，没有肥的流油的农田，更没有什么乡镇企业，唯一值得一提便是镇东头儿黄土坨子上的那棵老榆。老，可是真够老的，怎么也得一千来岁了吧。

看看这儿的居民过得还算顺心，无论贫的、富的，倒也安乐和美。可就是有个人，单单就那么一个，可真是有点儿那个。哪个？就那个呗。整天地皱着眉头，好像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一副见狗就想踢，瞧鸡就想撵的架势，在学校里里外外的晃悠。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一提他的名字，马上都低眉顺眼儿的，没一个敢出大气儿。按说他<sup>①</sup>也没啥大能耐啊！不就是个教书匠嘛！有啥哩！可那神情、那姿态，愣是活生生地把镇长的气势给比了下去。这不，又在他心爱的树下溜达呢。他的神情很黯淡，像蒙了层灰，但眼睛却是晶莹剔透，一掌又一掌地拍在树上，不住地叹气：“四十年了！四十年了！四十年了！”

“吴老师，吴老师……俺想求你个事儿……”一个用近似于哀求口气的老太太<sup>②</sup>出神地看着他。

他费力地回过神，瞥了一眼来人，只挤了一个字“说”。他对这些乡亲向来简练。“荣子<sup>③</sup>给家来了信，您给认认，我们一家都是

睁眼睛，现在...哎...就剩我了，您给瞧瞧。”

他一把扯过信，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，叫老太太不要再说了。老太太也很配合地停下了。他摸着这封有点儿潮湿气儿的信，心想老太太找人读信转了大半天了。牛皮纸信封也有些“长毛儿”了，一定是不远千里历尽千辛万苦才回来的。他心底有一丝好奇，所以急忙拆了信。与外皮儿相映成辉的确是雪白雪白的信纸，蓝汪汪儿的字那样惹眼，那样招人喜欢。他大约浏览了一下，抬头看了看老太太，她的头发全白了，背也不直了，小脚儿再配上O型腿，使她看上去重心不稳总是飘来飘去。他又低下头看了看信。眼前一下子出现了老太太期待的目光。

“奶奶：

我很好，吃得好，睡得好。工头李大哥按日给我们发钱，我已经攒下了不少。趁着年轻多攒点儿。好回家娶媳妇。您的身体咋样？我过年一定回趟家，给您买点儿好药。您就放心吧，别惦记我。”

“完了？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。荣子好我就好。好...好...好...”老太太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，连句谢都忘了说，攥着信，又飘着走了。

他失神地望着老太太的背影，目光有些茫然又有些凄怆。

春去冬来，到年根儿了，老太太里里外外忙忙活活。嘴里不住地叨念“我的荣子要回来啦！荣子要回来啦！”镇上的人们也忙着准备过年的嚼咕。只有一个人总是坐立不安的，还时常站在镇东头儿的那棵老榆树下张望，像盼着什么人来。年一步一步地近了，整个小镇都笼罩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，他——吴老师却愈加坐立不安。年终于到了。他也不知道是咋过的年。只知道一家人吃了饺子，孩子们放了炮，这年就过去了。初一，一大清早，便有人咚咚咚的

砸他家门。

“这是谁呀？拜年可拜的够早的。”他老婆不情愿的披了棉衣去开门。一个毛头小子拦也拦不住，二话没说就冲到了炕边，“吴老师，老王太太好像要不行了，她说让您去……”

他头“嗡”的一下子就乱了。也不知道怎么穿的衣服，丢了魂儿似的跟着来到了老王太太家。

“大娘……您别……荣子就要回来了……”他看着老太太的脸，那张脸似乎很安详。目光全落在了手中的信上。那张纸已经被揉旧了，皱皱巴巴的样子怪可怜的。

“大娘……”

“吴老师……俺……俺不是信不过你，俺只是想再听听荣子给俺写啥了。隔壁铁蛋儿也上了好几年的学了……”

“大娘……”

“没啥，吴老师。你是个好人呐。等荣子回来了，您就帮着照看些罢。我实在没办法了……”“嗡”的又一下子，吴老师的头更乱了。老太太接下来说的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他不知怎么结束的这场会面，印象中，他只记得那封揉得皱皱巴巴的样子怪可怜的信。

大年初一的凌晨，老太太去世了。可那封信她一直攥着、攥着，她带走的属于这个尘世的东西只有这封信。

他，还是喜欢晃悠，这次是喜欢到镇东头儿土坨子上晃悠。站在那棵老榆下，一站就是半天儿。人们不知道他是怎么了，只有他心里明白，他是在等荣子回来。“回来吧，回来吧。”他心里一直叨念着这三个字。“荣子就拜托给你了。”老太太的话犹在耳旁。

①他——吴老师——吴育才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

学历：大本还没毕业

职业：小学教师

家庭：一妻一儿一女。

当年他没有返城。因为他舍不得妻子儿女。而今，他只能在镇上的小学教书。调动工作没成功，镇上不放他走。理由嘛很简单：人才嘛，哪里都缺。

②老王太太，一个年纪轻轻就守寡的女人。儿子媳妇离婚后，各奔前程，孩子留给了她。儿子又娶了媳妇，前媳妇又嫁了人。没人管她、照顾她。只有孙子荣子在身边。

③荣子，王老太太的孙子，不爱学习，曾因为打架被送进过少管所。但很孝顺。十七岁便出门打工。一直未回。

文中的信是吴老师的版本，下面是铁蛋儿的版本：

奶奶：

我很好。（一样的。注意以下！）但日子过得很苦。整天的干活儿，一天也就睡4个小时。大锅饭真是难吃，就是白菜泡开水。连个黑面儿馒头都不能管够。（注：所谓黑面是指发了霉的面）我好想吃您做的猪肉炖粉条儿。工头儿真他妈不是人。伙食不好不说，还不给工钱，我们给他干了快一年了，一分钱也没见着。谁要开口要，准是被打得三天起不来。我想回家，真想啊。可是没挣到钱我哪有脸回家。我咋给您看病，我搁啥娶媳妇？再说咱家哪像个家啊。谁家姑娘愿意嫁过来。

奶，我也不知道这信能寄回去不。就当我发发牢骚吧。我实在憋得慌。奶，孙子不孝。您就多保重身体吧。孙子不能在身边照顾您了。奶，我想你啊。真想啊！

荣子一直没有回来。有人说他死了，有人说他发了。最近又有人说在县城有个要饭花子模样挺像荣子。谁知道呢！老王太太死后，谁还有这个闲心管谁是荣子呢！他——吴老师却一直站在老榆下望啊望啊。口中叨念着“回来吧，回来吧。”